



被迫害命危的张金库在呼兰监狱遭毒打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二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省报道）黑龙江省七台河勃利县法轮功学员张金库的家人，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又一次到呼兰监狱，要求探视张金库，一直等到下午两点半左右才见到张金库。张金库的表情呆板、语言迟钝、生活根本不能自理，在张金库被架出来的那一刻，在场的家属，包括不认识的人都落泪了。

张金库被迫害得根本不会迈步，是被用小车推到接见室门口的，然后由两个犯人架着拖进接见室。在拖拽的过程中，张金库的裤子被拖掉了。

张金库艰难地抓起电话吃力地对家属说：一个叫**王洪彬**的人打他，还有一个叫**宋洋**的老头也打他，把他的头往地上磕，并用物件打他的头，致使他耳朵往出淌水，并且伴有头痛，现在他每天都非常难受……张金库还有好多话没等说完，监狱一**吴姓警察**强行按断了张金库的电话，三分钟会见被中断。

张金库的妻子拿着电话不放，对里边按断电话的警察说，你拿起电话来，我跟你说，可里边的吴姓警察根本不予理睬，示意那两个犯人把张金库弄走。那两个犯人把张金库抬起就走，张金库的手死死地抓住窗边的铁栅栏不放，只想多看家人一眼，多和家人说上一句话，可是张金库的体力毕竟不支，家属隔着玻璃窗，眼看着张金库的手被犯人掰开，强行抬走，任凭家属喊破喉咙，里边的警察根本就不屑理会，匆匆把张金库抬走。

外边的这些家属包括其他人全都愤怒了，使劲地敲打着玻璃窗，哭着喊着。更有人当场大骂监狱的警察流氓、土匪，这更让世人看清了中共警察的无理、变态嘴脸。

悲愤中的张金库的妻子及亲人



张金库

去找监狱长投诉，在监狱长的楼下被一个自称是**办公室主任**的人拦住，说是狱长不在，狱长下班了，他打电话给联系监狱医院（张金库一直被关在监区医院）。家属不相信他的话，坚持上楼找狱长。张金库的妻子经过这一番折腾，体力不支，蹲在狱长的楼下剧烈地咳嗽、呕吐，亲人忙把她抱到楼下的台阶上休息。

监区医院的教导员**于猛**来给家属解释刚才所发生的一切。于猛声称：你们接见问寒问暖都可以，但是你们说别的就不行，就会中止会见；刚才的吴姓警察把张金库抬走是对的，就是他在场也同样会这么做的。至于张金库挨打的事，他矢口否认，他说他的办公室和张金库一墙之隔，根本就没有人打他，你们打电话我就过来了，已经来的够快了。

家属说不放心张金库挨打的事，因为张金库不说谎，那两个犯人当着家属的面还那么嚣张，没准现在对他什么样呢。于猛声称：他手下管理两百多犯人，根本就没有打人的事发生，如果你们看到有外伤或眼睛封喉等，就是挨打了，你们看到了吗？如果有人打张金库，他会负全部责任。

家属请在场的两个警察作证，对于于猛的解释家属根本就不相信，坚持要见张金库，要么就上楼找狱长。最后他们研究决定，说是狱长现在下班了，接见室也关门了，不可能让家

属接见了。如果家属不放心可以让家属和张金库通个电话，最后家属也只好答应了。这样家属被安排由两名警察“陪着”和张金库通了电话，中间又有两次电话被中断，张金库还是说有人打他的事。

放下电话，家属怎么能放心得了，就刚才于猛的态度更说明了一切，如果中共的监狱不打人，佳木斯监狱怎么会在半个月之内打死秦月明、刘传江、于云刚三人。张金库随时随地都会有危险的，家属强烈要求下周一无论如何得见上张金库一面，最后监狱答应让张金库和家属周一见面，但前提是，如果张金库和家属有一方说些乱七八糟或没用的，那么接见还是会被停止。

在这种压力下，家属好不容易等到了周一，见到了张金库，监狱如临大敌，张金库由两名犯人、两名警察“陪同”，其中一名警察的警号是 2305589，外面也有两名警察“陪同”在家属身边，告诉家属应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否则接见会被终止，并且把围观的人都驱逐到了接见室的另一边，不让围观。

在这种情况下，家属眼睛看着张金库，心里明知道他身体上和心理上承受着很大的委屈、痛苦，嘴里却说着双关语，张金库还是说他被挨打的事，无奈家属只好打断他的话。就这样，他们的对话还被停止过两次，最后张金库伤心地说，他会被害死。家属只能安慰他说，有人打你就找警察。张金库说找他们就骂我。

警察不时地看着手表，恨不得时间马上就到。而对于张金库和他的家属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无比珍贵的，下一次接见又不知会是什么时候，张金库的身体也不知会被迫害成什么样子。半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了，里边的警察迫不及待的指使犯人把张金库架（转下页）

两次被劳教迫害 呼兰七旬老太又遭非法判刑

【明慧网二零一四年六月一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哈尔滨市呼兰区现年六十九岁的杨瑞芹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经三次被非法拘留、两次遭劳教迫害，二零一四年四月被非法判刑三年。目前正在上诉中。

杨瑞芹老人，原铁力市医药公司退休职工。在修炼法轮大法前，身患多种疾病，如胃病导致胃切除、肝病、心脏病等，她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多方医治毫无效果。她守着药库却无药可医。一九九八年经人介绍走入大法修炼，修炼后身心健康，各种疾病全无。

绑架构陷、非法判刑

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中午十一时左右，杨瑞芹老人在呼兰区东方红小学校附近向三名学生讲述大法真相、并送给学生真相光盘时，被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陈兆林**、**马丹**伙同光明派出所所长**杜智**、**高岩**绑架，非法关押至哈尔滨市第二看守所。

二零一四年四月八日，哈尔滨市呼兰区法院公开审理，指控杨瑞芹老人给学生真相光盘是“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北京律师在法庭上做了无罪辩护，指出杨瑞芹给学生真相光盘是信仰问题，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客观上又没有危害后果，所以构不成犯罪。“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罪名不成立，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当庭释放。

法庭上，杨瑞芹的丈夫齐有，勇敢地为妻子做无罪辩护，七十二岁的老人齐有讲述了杨瑞芹修炼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实际情况，并讲述了杨瑞芹由于修炼大法后不与兄弟攀比，无微不至地关心婆婆，精心照料婆婆至九十六岁高龄逝世。左邻右舍和亲朋好友无不称赞其孝顺。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好人，只因告诉几名学生做好人，送一张光盘而被起诉要判刑，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

庭审过程中，检察院对辩护律师和家属的辩护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尽管如此，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呼兰区法院下达了判决，判杨瑞芹三年刑。杨瑞芹的丈夫齐有对判决无法理解，呼兰区法院的审判长**关伟平**说：“我们的国家就这样。”

两次劳教折磨 落下残疾

一九九九年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后，杨瑞芹退休搬回老家哈尔滨市呼兰区居住，呼兰区光明派出所和新华街道三天两头到家骚扰，由于杨瑞芹不配合写所谓的不炼功的保证书，二零零零年一年内先后三次被非法行政拘留。

二零零一年杨瑞芹为证实大法说句真话，进京上访讲述自己身心受益的真实经历，被哈尔滨市呼兰区公安分局于一月十八日送至哈尔滨市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劳教期满释放后，杨瑞芹回铁力市原单位办事，在向同事讲真相（送真相小册子）时被构陷，再一次被绑架至黑龙江省戒毒所，非法劳教三年。在黑龙江省戒毒所，恶警为完成转化指标，殴打、折磨杨

瑞芹逼其转化。杨瑞芹抵制写三书，被恶警将右手环指骨打成粉碎性骨折，手指红肿得象馒头一样，戒毒所不但不给医治，反而说是装的，结果骨节塌陷，手指僵直不能弯曲，落下了残疾。

参与迫害者罪责难逃

在中共对法轮大法残酷迫害的十五年中，杨瑞芹的遭遇不是个例，只是千千万万个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其中之一，仅哈尔滨市呼兰区就有九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据不完全统计两百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和劳教。

呼兰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姜继民、国保大队长陈兆林，原政保科长常江海（已遭恶报，暴死于麻将桌上），利用了这场非法迫害公开贪赃枉法，据不完全统计对二百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近百万元的罚款，非法抢劫近百名法轮功学员的私人财产近百万元，财物被私分（详见明慧网报导《哈尔滨市呼兰区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纪实》）。这些恶行被曝光后在社会上、在公检法内部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如今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陈兆林，科长马丹等人改变了过去公开罚款的做法，对讲真相、发资料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家属进行恐吓，声称重判，整明白（送钱）就可不判，公开向家属索贿。有些法轮功学员的家属为了亲人不吃苦、不判刑，违心地送钱。

正告那些仍执迷不悟的迫害参与者，赶快停止作恶，善恶有报是天理。无论你执行谁的旨意，谁作恶都将被清算。

（接上页）走。张金库的姐姐一直跟到两个犯人把张金库架出接见室的门外、拐弯，直到在她的视线中消失……

张金库的家人正好看到监区医院的**于猛**，家属上前和他打招呼，跟他说：张金库现在都这样了，你们还和他一样的较劲干啥，真要出点什么事儿，对谁都不好。告诉他身边的人不要再打他、吓唬他了，你看他在接见的过程中不断的用手摸头，而且还不不停地伸舌头，他肯定是受刺激了，我们家属担心他会被逼成精神病，他现在生活已不能自理，你看他这边电话已经被监狱停止了接听（所谓到时间了），他还抱着电话一个劲地说。家属又说了许多将心比心的话，希望他能善待法轮功学员。

张金库于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依兰县被绑架，之后遭警察毒打、“苏秦背剑”等酷刑，牙被打掉，左肋被打成重伤，由外伤引起肺部发炎成肺结核。他后来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五年，被关押到呼兰监狱后，继续遭殴打、摧残，身体状况持续恶化，多次性命垂危。期间，呼兰监狱“610”教改科科长**王晓臣**，要求张金库“转化”，才可以让家属接见。遭到拒绝后，王晓臣曾三次不让家属探视。